

第六回 遭大變妻子俱亡

詩曰：

寒風拂帳冷單衣，睡覺沉吟悲寂嶂。
薄暮搖燈玉影動，平明斜日鏡容輝。
離衿一旦杜鵑啼，共枕十年蝴蝶飛。
望斷巫山隔萬里，可憐燕子同西歸。

卻說康夢鶴，縣考批卷案首，府考亦奪魁名，鄭判樞落在孫山之外。及文宗接臨，鄭判樞慌忙求買府名進考，幸買得續榜一名，名做「乜物生」。因那提學入省，去拜察院，察院與提學說：「詔安縣有兵部侍郎乜一芝，乃本院恩人，其子孫名做『乜物爭』。因前年已經本院觀風，拔他案首，今此歲考，全賴老先生鼎立玉成。」那提學連連應諾，遂揖而退。卻說文宗到了，即吊漳州府十縣童生到泉州府聽考，約有半月路費，並伺候揭曉，計銀必須五兩纔做得事。平娘道：「今無盤費，怎麼處？」康夢鶴道：「不妨，任眾人先走，我帶一本命書，沿途算命，省卻盤費，豈不是好？不過功名念切，貧窮無奈，怕甚麼羞？」決計已定，明早遂行。那知文宗科期日迫，把遠縣童生先試，有盤纏者皆赴及，惟康夢鶴挨延算命日久，及到府城打聽考期，已考過完場了。要入別縣，又被革除，冒籍峻嚴，一時沒法，祇得去懇求送考知縣，求他代稟宗師補考。知縣道：「三年一望，你讀書所干何事，為何今日纔到？」康夢鶴道：「望老翁垂憐。童生家貧，缺少盤費，沿路算命，是以來遲。」知縣憐其真誠，與之實告說道：「你有這等才學，不怕無高飛之日。今這文宗，因朝內六部要索他銀子，他把秀才盡賣，額數已定了。你回去罷，等後科來，本縣求太尊同送你入道。」康夢鶴無奈回來，空走一場。

且說提學承命荐拔「乜物爭」，拳拳記在心胸，不意那時誤聽了「乜物生」，茫茫不知，這舉「乜物生」為首名。且喜鄭判樞幸入泮宮矣。意「福善禍淫」之言亦無憑也，以其祥之累世積德而困窮若此，以判樞之累世積惡而發達若彼。時人有抱憤之詩為證：

瀟瀟風雨太陽玄，悠悠空山迷樹煙。
陋巷布衣終天命，險林暴客多壽年。
嘗見恃力威矯矯，曾無尚德祿綿綿。
今日莫論天道定，禍淫福善總虛然。

及康夢鶴歸來，與母親及平娘告知如此如此。平娘聞之，亦愁起來，說道：「這銀子還是要緊的。如今這般貧窮，缺乏盤費，一個區區芹泮尚採不得，況望雲霄之高哉！真所謂英雄無容武之地，教我怎麼好？」二人正在愁悶之間，忽報鄭判樞來相拜，夢鶴出門接入，對坐。夢鶴拱了一拱道：「恭喜，社兄懷抱利器，今幸榮遊泮水，異日折桂廣寒，自立基矣。」那知鄭判樞做了秀才之後，驕傲益甚，因說道：「社兄得了府縣案首，為何不入考？」康夢鶴道：「既知道了，何必把這話來相謔？」鄭判樞道：「弟果實不知。雖然，兄有此多材多藝，人所難能。昔遷父司馬談善于星歷書卜，率為漢太史，世稱賢士，何知兄臺後日不以材藝見長而為太史乎？瑣瑣文衡，是兄所優為而不屑也。」夢鶴心內愁悶未消，忽然又聽這言語，心內之火沸沸莫禁，因發出道：「兄何必如此譏笑！小弟不過命運未通，豈不聞『三年不飛，飛即升天』乎？『三年不鳴，鳴即驚人』乎？今年文宗，秀才盡賣，見不過僥倖於萬一，何足貴哉！」鄭判樞道：「必秀才盡賣而小弟僥倖，乃見才學。」夢鶴滿身皆火，半句話也說不出。鄭判樞見此光景，知是惱他，因說道：「弟短于言語科，但所言皆堂堂正話，願兄千頃海涵，不勝榮幸。」即抽身揖別，康夢鶴送出門道：「兄得了一領藍衣，真可謂意氣揚揚矣。」判樞笑而不答，攸然而去。在路中想道：「你不要誇嘴，等我把你弄一場飽戲來看。」正是：

得意讀書本等焉，失時不過未字宣。
可憐嬌傲傷人語，六月猶如臘月天。

且說判樞既去，夢鶴夫妻自相慰勉。不出二年，歲考又到。康夢鶴道：「歲考將至，文宗限這月終決到，如今又無盤費，卻怎奈何？」平娘道：「不妨。把妾身中所有衣服物件盡剝去當，倘得僥倖，漫漫取贖未遲。」

夢鶴正要拿衣服出門，忽聞鄭判樞敲門叫：「哥哥在這裏麼？」夢鶴道：「他又來氣死我了。」平娘道：「你不聞『孔子見陽貨』乎？任他有心之說，我不過以無心聽之，就好了，何必忌他。」夢鶴心以為然，即開了門，請入坐定。夢鶴道：「兄此來，有何見教？」鄭判樞道：「兄知文宗又案臨泉州，要吊十縣上去考麼？」夢鶴道：「曉得。」判樞又道：「兄須念功名吃緊，不可自誤。」夢鶴道：「曉的。」判樞又問道：「兄約何日起身？我們明日就要走了。」夢鶴道：「好，兄請先走，小弟隨後就來。」判樞道：「兄若無盤費，小弟有三兩銀子，銅錢二百文，願借兄，未卜兄要否？」夢鶴心內暗想道：「那時有這樣好心？」猜疑未決，冷笑而已，因說道：「兄不要來弄弟。」判樞道：「豈有此理！銀子現拿在此，那裏有假。天下事，真的便不假，假的那裏肯真？」把一包銀子就交與夢鶴手中。夢鶴歡喜出于意外，說道：「其然，豈其然乎？」判樞道：「朋友有通財之義，古人有脫衣解駿，車馬輕裘與共，又何怪也！」夢鶴道：「恩不在多寡，而在當厄。弟今處困厄之際，幸兄借助之恩，倘得僥倖，是兄之賜也。弟當入五內，斷不敢忘這恩德。」遂起身相揖而別。夢鶴入內，與平娘說出此事，平娘道：「妾竊視這個人，面皮帶殺，心腸奸險，那裏有這等開心見佛！莫不是天助明德有所假乎？」康夢鶴道：「有這銀子，命書不須帶去。你入內收拾行李，明早即便起身。」至次早，別了母親與平娘，肩負一小小的包袱，身穿一領舊舊的白衣，足踏一雙新新的草鞋。平娘送他出門，如愁如癡，淚流兩行，說道：「君要去了，須要早回。」夢鶴不覺驚訝道：「賢卿常時，處別離困苦之中，皆淡然自適，今奈何頓減玉肌，斷卻愁腸，與往日大不相同？此是何故？」平娘道：「妾非有別事，祇因君要起程，精神恍惚，氣脈洶涌，三魂飄飄，七魄渺渺，不知為著何來？且觀我君眼下黑筋浮現，願君這去，務要眠早起遲，順時自調，不要想著妾身。祇要我君這去，鰲頭獨佔，早早回來相見一面。」夢鶴道：「不須煩惱，請了。」正是：

淚隨流水急，愁逐浮雲飛。
臨別叮嚀語，章章是隱微。

且說康夢鶴，行至半途，二百銅錢用盡，是夜店主要索宿房錢，康夢鶴道：「你不要慌，我有銀子在此。等我去換了錢來算還你。」乃走到銀鋪中，換了錢來，理還飯錢明白，就要起身。忽見一個人，頭戴一頂尖氈帽，歪在半邊，身穿一領青布短襖，走得氣沖沖，亂叫道：「秀才不要走！」嚇得康夢鶴魂不附體，暗想道：「我平娘所料不差了。」那人道：「你是斯文君子，怎麼好行這小人事？你這銀子是銅銀。你好好拿錢還我，倘若不肯，定要扯你到縣裏嚴究！」康夢鶴道：「我銀經你看是好的，你才肯算錢把我。如今換了許久，乃把這零碎銀子來誣賴我。」那人道：「無天理！這銀子明明是你的，怎說我誣賴你？」兩人相爭不開，扯到知縣裏去究問。那縣官即出堂問道：「康夢鶴，你乃讀書家，怎好用銅銀騙人，干犯國法？」康夢鶴道：「這銀不是小童生的，小童生的銀子沒有這等碎，是他賴小童生。且小童生若是銅銀，他那裏肯把錢換小童生許久時？」那人道：「小的看他君子家，全不疑是銅銀，祇看銀面而已。及他拿錢去了，小的疑似不決，乃把銀剪開看時，裏面盡是銅。」知縣對那人道：「你做生理之人，必須勤謹，若有疑危，不當面剪開與他看，他就無言，怎好這般糊塗做事！」發打十五板。又向康夢鶴道：「你偷用銅銀，律不容赦。隱害良民，該當何罪？」發打四十板。衙役拊將下去，康夢鶴泣裏道：「容小童生苦訴冤枉。」縣官道：「是你自取其罪，有甚麼冤枉？」康夢鶴道：「瞞不得老爺，這銀是小童生一個朋友、庠名叫做『七物生』的。想必是他前日懷恨在心，假意把這銀子來借小童生，實是要害小童生了。伏祈老爺垂憐恩赦。」那縣主道：「念你是斯文家，為人質直，被人所害，無心之過，其情可原，姑免你一命。你務宜把錢還他，銅銀自己收去。」兩人叩謝而出。那時，夢鶴在半途之中，去還兩難，沒奈何，脫出身上一領襪衣，賣錢二百文回家。正是：

鐵石奸心傳不虛，害他半路空躊躇。

聖人失意喪家犬，豪杰逃生漏網魚。

卻說康夢鶴回來，在路中行邁靡靡，頭低頸垂，譬如雨滴雞，眉鎖眼澀，宛若喪家犬，一步寬一步緊，忽到了門首，聽得房內哀痛之聲，愈覺憂愁，竊自思道：「必是平娘知我被害在這裏哀哭。」忙忙趨入，見平娘同一兒子病在床裏。那時平娘手足虛損，不能動履，忽聞夢鶴回來，勉強起來，坐于床中問道：「君何來之速也？」夢鶴當即與之云云。平娘道：「妾知他無這好心，如今來得好，俺母子亦得與君相見一面。」夢鶴含淚說道：「賢卿千萬保重金體，若有不測，叫我怎麼好？」平娘道：「君前日會卜，如今再與妾占元如何？」夢鶴即盥灑焚香，占得「地火明夷卦，初爻落空」。夢鶴拂龜而謝，說：「不好了！初爻屬小口，應屬妻；明夷者。傷也。然而天數雖定，人事亦不可不盡，速請醫生調治。」服事半月之後，湯水不入口。平娘向夢鶴道：「妾望與君是百年鴛鳳友，那知今日化作兩參商。我君，我君，妾誤你了，妾誤你了！」言訖，瞑目不語，嗚呼哀哉，歸與歸與！正是：

自古紅顏多薄命，琉璃易破彩雲收。

魂消腸斷落花盡，晴鳥寒猿聲不休。

越有二日，兒子相繼而去。嗟嗟！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。夢鶴于斯時也，室如懸磬，一身恍如巨石之壓，要泣無淚，要言無語，忙忙愕愕，束手無策。其母陳氏泣道：「不如把這一間瓦厝求賣，俺母子移在這邊一小間茅屋居住。」乃賣了五兩銀子，買棺木衣衾。收斂埋葬明白後，夢鶴每于晦明陰雨，觸景傷情，漸漸痛哀不已。正是：

紅粉佳人並兒傾，夫君玉碎苦零丁。

願隨汀瑟聲中死，不逐胡笳拍裏生。

傍觀聞者無不垂淚嘆傷。時有一曲《紅納襖》為證：

徒向著土，唯前列酒卮，恨不得是玉容對鏡時。縱則向夢兒中能相會，痛殺我，安得日中見伊？想當初，十年前無知識，到如今，此時間免淚垂。除非是起死回生，一雙雙挈丁令還靈，也現原身，使我知。

那時夢鶴思想之情莫禁，援筆做一篇，《憶情文》云：

憶我前日，執手偕盟。苦我生你死望崢嶸。嗚呼哀哉！糟糠已往，骨肉繼傾。撫孤松以吊影，臨流壑而嘆聲。月翳翳以將入，寒氣侵衿誰共明；風飄飄而呼拂，呱聲在耳忽眠驚。哀哀我情，淑溫智慧，才德幽雅，吁嗟妻兮，誰知鸞蕭鳴鳳笙？吁嗟俎兮，誰知你之堅貞？哀哀我情，魁梧俊偉，聰明精英，吁嗟子兮，誰無雀躍與鶴鳴？吁嗟今兮，誰知你之無成？楓葉無風自舞，或嘆幽人之寂寂，陰雲不雨自冷，或淚我身之澀澀。哀哀我情，睹衣裳以失色，睡衿席而如醒，望林泉以悽憤，願草木之無菁。哀哀我情，你二人其亡矣，我一人獨存哉！蘭風空兮夜鶴怨，玉人去兮曉猿驚。萬籟俱靜心常動，百精咸寂影自行。已矣乎！寓形宇內洵難測，未知何時能回生。

康夢鶴吟完之後，不勝興嗟流淚。但未知後來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